

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》，關於它前面的綱要，現在討論第一個問題，就是這個大教的緣起，以什麼因緣而興起這樣一個聖教？這就說明了。當然聖教的興起有它的共同之點，但是為什麼興了《無量壽經》、淨土法門？這又有它的特殊之點。所以這個大教緣起，就是這個。

《無量壽經》以及持名念佛這個法門為什麼興起，這個我們解釋了三個問題。下面說第四個問題，為什麼興起這樣一個持名念佛的法門、《無量壽經》？第四個問題就是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」。這個就是淨土宗最奇特、最殊勝、最微妙、最圓融不可思議之處，它既然是巧被三根，三根都普被，最高的如文殊、普賢，最低的如五逆十惡，甚至於臨終十念都能往生。事情是這樣，道理呢？它有一個道理！它並不是說就好像在練什麼功夫似的，有這麼一個特殊的法術，有這麼一個訣竅，你知道這個訣竅你就成功了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佛法裡頭沒有這個意思。所以很多人以為密法裡有這些，都不是，它是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。因為這個是圓教，圓教的教法都需要先悟後修，你必須悟了之後才能修；你不悟，你整個是糊塗的，那憑什麼地方起修？所以這都是先悟後修的法門，它是從悟的境界上開始，才能進修。但是開悟談何容易，千個萬個難得一個半個，當前要找一個開悟的人很難，難極了。恐怕誰要問，咱們誰介紹介紹，你們國家現在哪幾個是開悟的，誰都很為難。所以過去說，「七朝天子福，九代狀元才」，七朝天子的福報加在一塊，光有福報不行，還有九代的狀元，七朝天子的福，九代狀元的才華、聰明，集中於一身，這樣的人才有開悟之分。

你先悟後修，當然很難。而淨土法門是什麼？還有就這兩個最特殊，一個淨土法門，一個密宗，你不必悟也可以修。不悟怎麼能修呢？所以它就是諸佛慈悲的大智慧、大慈悲的結晶，給予這個法門，讓你誰都可以做，可是在你做的過程之中，你不知不覺，你還不明白、不知道，你已經合乎道妙。其他的法門是證入無生，從證入上，堂堂正正的，證入無生法忍。而這個是巧入無生，一種巧妙之法，是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。是這樣一個教，所以才興起。這樣一個教才能夠普被三根，才能夠使沒有開悟的這個人也能夠得到極勝的果實（殊勝的果實），可以圓修。圓修跟普通的修，相差是一天等於一劫。圓人跟普通人的修持，都是凡夫，但一個是圓的見解，一個不是圓的見解，兩個人的修持日劫相倍，圓解的人修一天，等於那個沒有圓解的人修一劫。有圓解很難，但是現在怎麼著？這個淨土法門就可以從一個普通的凡夫開始。當然你暗合道妙，這就是它最殊勝之處。怎麼個暗合？咱們就看下文。

剛才我們說，我們要修就是要無念、要離念。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，要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要無念而證無生，無生就無滅。這個不是凡夫所能做得到的，要到圓教。所以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《華嚴》的判教，判的是五教，小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圓教是最高的。圓教的八地菩薩那就高級了，他才能夠離開一切心意識的分別，心的分別、意的分別、識的分別，這才叫做真正得了無生法忍。所以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就是悟這個無生法忍，這是圓教八地的菩薩才可以。別教，天台講四教，藏、通、別、圓，別教的初地只相當於圓教的初住。所以圓教的階次很高，要圓教的八地菩薩才能真正證無生法忍。可見聖者都不容易，要到八地。聖者都不容易的事，咱們「安能期之於具縛（具足煩惱）凡夫」，希望凡夫起

修就離開念、離開相。

所以善導大師，善導大師在我們大陸，大家在心目之中不是那麼特殊的崇敬，他在日本就不得了！對於善導他親切極了、尊敬極了，他們就說淨土宗第一代祖師就是阿彌陀佛，第二代就是善導，第三代他們日本人，這麼尊善導。善導確實是大德。大家說善導是彌陀化身，蓮池大師說雖然不是彌陀，那也是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之流的人。咱們現在對於善導，由於有些傳記把他記載成自殺，這是錯誤。善導大師一個很偉大的著作叫做《觀經四帖疏》，下面就是善導大師的議論。這是淨土宗的祖師，咱們國內也是二祖，善導。

「今此觀門等」，這個《觀經》所講，要觀佛相好，首先觀日輪、觀水等等觀上去，十六觀，這些觀的法門，觀像、觀想的這些法門，是「指方而立相」。觀西方，不是指出一個方嗎？立相，你要觀，觀佛的白毫相，觀佛的無量萬億紫金身，觀世音菩薩，種種的，有相。「住心而取境」，心就住在你所觀的境上，取那個境。觀日輪的話，天天就是看太陽落，看了之後就老想著太陽，睜著眼、合著眼都看見太陽現前。就是咱們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者，我的老師夏老師，他這個觀就成功了，就是睜開眼也看見一輪紅日，閉上眼也看見一輪紅日，這個日觀是初步成功，取境。這是十六觀的第一觀，下面還有很多。但是就是說這個觀門，「總不明無相離念」。日輪不就有個日輪的相嗎？觀佛的白毫不就有個白毫相嗎？不是無相，不是離念，你心裡想著這個，老觀這個，這不就是念嗎？為什麼這樣？因為「如來懸知」，咱們大悲的如來慈父，懸知就是早就知道了，預先就知道，不要等到末法才知道，早就知道。

「末代罪濁凡夫」，指的眾生，就是有罪、有垢，垢障，所以這裡很濁。這樣的一些凡夫，你給他一個相，叫他在這個相上去住心，

「尚不能得」，尚且不能得到成功，何況你要叫他離相，而求到事上能有所進益、有所證得？所以叫做指方立相。這為什麼？為了末代凡夫，只有從這個地方下手。

底下說必須如此，這句話就說明這個指方立相。《觀經》說你要觀想念佛，念一句佛號，念這個名字都是相，這就說明這個必要。但是這樣的立相它巧妙之處何在？這底下還有，「蓋以眾生妄心，念念相續，如急流水」。就拿咱們自己說，咱們這個妄心，起心動念的這個心，所起的這個妄念是一個接著一個，這個剛滅，下一念又起了；這一念已滅，一個新念又生出來了。就如同急流之水，這水老在那嘩嘩流，咱們這個念頭老就這麼起，一個念接著一個念，就是水上一個浪花接著一個浪花，「從未暫息」，從來沒有暫時休息過一會。

「今若勉強按捺」，現在你說我按著、壓著它，不許起妄念。有很多人做功課這麼用的，管著它，不許起，起妄念就不行，就這麼定住，這麼觀。禪宗有一個叫做搬石頭壓草，要壓這個妄想，把石頭搬來，把這個草壓住。你表面看起來那個草不往外長，可是那個草的根愈長愈粗，有一天那個草根長得很粗的時候能把石頭抬起來。這是搬石頭壓草。「粗念雖得稍息」，你壓它，一來就不許，一來就不許，坐在這兒，這樣的話，可是那個微細的念頭從來沒停過，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。而有許多坐禪定的人，自己坐到最後沒有自己，也沒有床鋪，也沒有房間，一切皆空，自己以為是很好的境界，甚至以為是一種無相，很高的，見了佛是法身境界。其實在禪定上來說，這個還都是欲界的事情，在三界之中這還是欲界中的事情，欲界中的禪定，那差得遠，上頭還有色界、還有無色界，你哪出得了三界？在這個情形之下，行人很容易錯認，以為這個就是了，粗念不起了，細念他不知道，就說我相應，實在是個大的

謬誤，這是很大的錯誤。所以參禪常常容易出很多的毛病，是難行道。禪定是很殊勝，戒定慧，但是也要很善巧，要知道，要如法。

「於是大悲慈父，興無緣之慈」，同體之悲，就給我們一個奇妙方便的法門，這是一個最奇妙、最奇特，妙，微妙、勝妙，這樣一個法門，又方便，最容易、最方便。「指方立相」，你就老想著西方，淨土人都坐著不背西，面西，他老想著西方。「攝心專注」，把這個心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，老念著這個佛，就用這個妄心，從妄心開始。誰都有一個妄心，你妄心專注一個境，專注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就這個心，我就這個念頭，我在念南無阿彌陀佛。這小孩子都可以，現在有很多小孩剛會說話懂得念佛。「即此妄心，持佛名號，念一佛名」，你正在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心裡就這一句佛號，正念這一句的時候，別的妄想就都沒有了，「換除百千萬億妄想雜念」，它殊勝就是在這兒。所以有人說我念佛，我怎麼念還是妄想紛飛。你不知道，你在念佛的時候感覺妄想紛飛，那是當然的事情；你念就沒有妄想，那都成佛了。可你要知道你不念的時候是什麼情況？你不念的時候，你整個百分之百的都是妄想。可是現在你念佛，在妄想之中你出現了一句佛號，這句佛號就換掉了百千萬億的這些雜念。

「念得純熟」，老念老念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，很誠懇，「乃忘能所」，不知不覺，到這個情形的人很多，真正用功的人可以到這個情況，能念和所念就都忘了。其他的做功夫，你總有一個所，你觀白骨觀，你要觀都是白骨，這個白骨就是你所觀，我這作觀就是能觀。念佛當然也是有能所，我黃念祖在念佛，黃念祖就是能念，念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我的所念。都是有能所的下手，離開能所就很難。但是這個念佛法門就是念來念去、念來念去，很自然的，不知不覺就把這個能和所就忘掉了。忘掉這個所是

個了不起的事情，眾生之所以為眾生，就是因為有所。因為建立一個所就成了二，有能、有所，一有個所就有二，一二是「所立照性亡」，這《楞嚴經》的話。一有一個所，你這個照，照見五蘊皆空的照的這個本性就沒有了，所以壞就從所開始的。這個關係到《楞嚴經·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》，說「入流亡所」，入了道流忘了所，從忘所開始。觀音的耳根圓通，凡夫哪能下得了手？那都是很高的境界。

所以這個念佛法門，就是妄心在念，念得純熟之後，你沒有別的妄想，就這麼一句一句，清清淨淨的，這個時候你也就忘記念佛的是黃念祖，你也是心中只是這一念，念的是什麼，你也就沒有分別了。所以這個所，我所念的這個佛的名號，這個思想也沒有了。

「心無所住」，這個時候心裡除了當前這一句之外，另外沒有所住，沒有什麼境界。《金剛經》講要無住，有住就是非住，都是錯。這是心無住，無住就很合乎《金剛經》的無住，可是又不斷滅。這個很重要，大家要知道，所以這是大慈悲。可是你「佛號分明」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分分明明不斷滅，明明朗朗，可是又沒有能所，又無所住，這個就叫做「暗合道妙」。不是你研究《金剛經》，懂得很多很多，你已經是契了無生；後頭我還要講無住生心，不是凡夫境界。可是你要這麼念的時候，你不知不覺跟它相暗合，「便契《金剛般若經》無住生心之妙諦」。

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是禪宗現在在國內，這是個了不起、最放光的一個開示。在印度到中國過去都是單傳，佛的衣鉢傳給迦葉、阿難，一直傳到達摩，都是單傳。達摩到了中國之後，一直從二祖慧可這麼傳下來傳到五祖，然後到六祖，到六祖之後就大弘，不是單傳，不是一代就是一個人，大弘於天下，就是因為《金剛經》。六祖就是一個廟裡頭的勞動者，不但沒有受比丘戒，什麼戒都沒

受，就是廚房裡頭的幫廚，雜工、苦力、勞動者，不識字。所以在外國都把禪宗分到算是中國的，當然禪宗還是達摩帶來的，還是從印度來的，但是在中國大放光明，就是因為《金剛經》的無住生心。他給客店裡頭去送柴、送水，聽見客人在念《金剛經》，他就聽，聽念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心中就豁然。他就問，你經哪來的？他就跑去黃梅，黃梅在湖北，從廣東跑到湖北去。後來見了五祖，還是請五祖給他講《金剛經》，又是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就豁然大悟。

他寫「本來無一物」的時候還沒有徹悟，但是已經超過神秀了，後來大悟得衣鉢。所以想不通，大家都以為說，這個廟裡的和尚爭名奪利，你看得這個衣鉢去搶衣鉢，以為神秀很在意，其實低估了神秀，神秀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沒有這種思想。武則天要請他當國師，他說我不配，惠能他是真正得衣鉢的人，他才可以當國師。所以武則天派人去請六祖，六祖不肯出來。神秀是這樣的人。很多人以現代人的心去推說神秀，那不行，神秀高得多。所以封他為國師他就謙讓，他說是六祖才可以。可是別人不行，怎麼衣鉢我們和尚沒得著，讓一個老在廟裡幹活的人拿走了，這還行嗎？所以要去追。思想中他無論如何不能接受，這很自然。他不知道怎麼偷的，得趕緊去追回來，因為不可能的事情！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了。這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五祖以此教化，六祖因此而得道，他也就傳這個。這是極殊勝的，這是我們佛教的精華。

可是這個我們要知道，《金剛經》大家都念，但是不知道這個般若，尤其是實相般若，這個實相般若，咱們眾生的心，眾生這個妄心是沒有方法理解的。因為很多人覺得我懂得了，其實這才真是說笑話，只有悟，懂是懂不得的。這是經上的話，眾生的心處處都能緣，沒有一個地方它不能夠去攀緣的，就像太末蟲。你看佛的智

慧，那時指出一個太末蟲，末是微末，太末是極微末，極微末的蟲是什麼蟲？就咱們現在說的細菌。所以佛那個時候不需要顯微鏡，早就知道細菌。現在好些人都說科學興旺，佛法早超過科學，我就是搞科學的人，早超過科學不知超到多遠了。他說太末蟲「處處能棲」，細菌哪都能待，哪沒有細菌？哪裡都有細菌。「唯不能泊火焰之上」，細菌不能生長在火苗裡頭。中國從前那個紮針灸的大夫，給這個紮了針，要把針給第二個人紮的時候，在火裡燒一燒再給第二個人紮，就是消毒。第一個人的細菌，他在火裡燒一燒就燒死了，再給第二個人紮就不傳染，細菌它不能緣於火焰之上。我們眾生的這個妄心，也是跟這個細菌一樣，「處處能緣」，沒有一個地方不能緣的，你什麼都可以去攀緣，「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」，般若你想不到。所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。所以現在有些人搞了點佛學就很自命不凡，其實他只是搞了點學問，真正佛的知見他是門外漢。我們現在還有些人要走這條道路，人各有志，他想當個佛學家也可以，但是真正要知道佛的知見是什麼，這個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。至少要學修並重，至少要並重，還要再說一句，恐怕那個修要很突出的重才行。

無住生心是什麼境界？有很多人讀《金剛經》之後就抓著一個空，無相、無念，又抓著一個六祖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偏於空了。所以蕩益大師有《金剛經破空論》，好書，他裡頭談到，他引證古人的話，他說是什麼人才能夠真正做到無所住而生心？在別教，天台宗的藏、通、別、圓這四教裡頭，要別教登地的菩薩，登地的菩薩就是聖人。要別教登地的菩薩，相當於圓教的初住，破無明了，這才能夠契入，他才能夠生心的時候就是無住，無住的時候就是生心。要沒有達到別教的登地，沒有達到地上，地前就有三賢，賢人，那不是聖人。三賢位也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三十個位次，



這三十個位次稱為地前的三賢，未入聖。地前三賢是什麼情況？他是能夠一個時候無住，而另一個時候生心，生心的時候不能無住，無住的時候不能生心，這兩個有一個片段，這是無住，另一個片段生心。「可見凡夫絕分」，地前三賢還是如此，地上才能無住生心，凡夫沒有離開妄心，你無所證，純粹還是一個具縛凡夫，你就絕分。可是淨土法門，「教眾生持名念佛」，就是教眾生怎麼著？「即念離念」，就在念的裡頭，念佛這個念的裡頭，離開了咱們的妄念，即念離念。而且是把我們沒有忘了能所的時候，那很微細的妄念也離了，是從念而離念。所以即念離念，咱們就有方法了；一上來就叫你離念，叫你無住生心，你怎麼辦？你無從下手。地前三賢無住的時候一切放下，就不生心。

有一個近代的事情，一個人禪定在西湖，這一打坐他就不動了，多少天不吃不喝，後來慢慢的過些日子又活過來了，大家也就很習以為常。這次時間太長，大家一想，這回準是死了。人死了，就給他買了柴火、買了衣服，給他火化。這個事情傳給誰？弘一大師知道了。弘一大師是近代的，律宗的。弘一大師說你們千萬不能燒，一定等我看一看，等到他來。他就聽弘一大師的話，南方人對於弘一大師很尊敬的，就聽話，就沒有燒。沒有燒，等他來了之後，弘一大師就拿個引磬在他耳邊輕輕敲了一下走了，過一會這個打坐的人醒了，活了。活了，別人就告訴他，剛才弘一大師來給你耳邊敲了磬，現在弘一大師到那去了，他就跟著去。跟著去了，見到弘一大師，弘一大師說剛才對不起，剛才打攪清修，很對不起，現在這沒有你的事，你回去吧。弘一大師很特殊，不然見面總要談一談，他說打攪你的清修，這沒你的事，你回去。過去這個事情，這次在美國才知道，打坐這個人前年才圓寂，到了台灣，活了九十多。他這就是禪定，無住，跟死了一樣，但那不是無住生心。但是他這

個無住，他確實有這個境界，多少天不吃不喝，壽到九十幾歲，弘揚也弘揚得很勝。我看過他的照片，他們從那邊來，拿來他的照片，我看了。說這一件事，這條公案的首尾都完整。所以真實用功，都是有他一個真實的一些收穫，但是收穫有不同。

淨土法門就是方便、究竟。我們念佛，即念離念，是「潛通佛智」，不是如槁木死灰，像個枯木頭一樣。他這個就是人都要燒他了，那不就跟一塊木頭一樣了嗎？所以過去禪定的人，有的請到宮裡去，皇帝讓宮女拿針去紮他，他都不知道，入定的時候不受這一切。我們念佛，即念離念，潛通佛智，在離念之中（潛水艇的潛）自己不知不覺就跟佛的智慧相通了，暗著，很自然的就合乎妙道。「巧入無念」，即念離念，離念就是無念，很巧妙的進入無念。

「即凡成聖」，你到無住生心，你就是別教的地上菩薩。看她是個老太婆在念佛，她如果念到離了念頭，正當念時她就是地上菩薩，你地上菩薩才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，做到了就是地上菩薩，當然她不念的時候她不是。即凡成聖。

所以《疏鈔》，《疏鈔》就是蓮池大師的《阿彌陀經疏鈔》。這是兩部極寶貴的書，一個蕩益大師的《阿彌陀經要解》，一個蓮池大師的《阿彌陀經疏鈔》。不管學哪一宗，咱們做為一個出家人，這兩部書不可不熟讀。這兩位都是開悟的人，蓮池和蕩益，不是一般淨土宗的出家人。他說「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」。三大阿僧祇劫，這一念就超過了。你發了大乘心，修持需要三個大阿僧祇劫，劫這個時間就長極了，阿僧祇劫，阿僧祇實際就是數不清，三個數不清的大劫才能成佛，可是一念之間就超過了。所以這叫做頓教，剎那即成佛，不都是必須要三大阿僧祇。所以佛教是最圓融。但是一般的情況，你不能相信淨土宗，你不敢承當，你一定要走那個遠的路，那你慢慢走，你三大阿僧祇劫也一定可以成功。所

以各種的根器、各種的志願、各種的道路，就是八萬四千法門。「齊諸聖於片言」，和這些聖者，我們跟聖者並肩齊坐，片言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當下跟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看齊。

「至哉妙用」。蓮池大師的原話，「至哉妙用，亦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惟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歟。」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，《無量壽經》是大本，都是這個妙用。這個妙用是什麼？不可思議的妙用，就是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。因為其他的法門是「正入無生」，同一個正的，這真的是很難，你要做到離念，進一步又離相。可是這個淨業，咱們淨宗的修持是「巧入無生」，暗合道妙，就易行。念佛法門是修行裡頭的一個徑路，一個直捷了當的路。兩點之間直線為最短，但是很多人喜歡走彎路。像過去咱們射箭的那個弓，你要走弓弦就短，你要走弓的那個把子，那不就是個彎路嗎？你要更大的把子你就更遠。各人的喜歡不一樣。

念佛法門是修行的徑路，可是念佛法門裡頭有四種念佛，有實相念佛、觀想念佛、觀像念佛、持名念佛，這四種念佛，持名又是徑路中的徑路。至於這個徑路之中，淨土宗還有好幾部經，可是《無量壽經》裡頭沒有提倡要一心不亂。你去找這裡頭只提了一念淨心、一念淨信，特殊的只要一念，念一句佛就可以往生，但是沒有說必須念到一心不亂，它說一向專念，它不說一心不亂。《無量壽經》以什麼為宗？就是「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為宗」。宗，底下就要講，宗是宗旨，修行的重要之處叫做宗。《無量壽經》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為宗，所以能夠發心、能夠專念的都可以往生，就更為明確了。

這種修行之中念佛法門是徑路，而這四種念佛徑路之中，持名念佛又是最為徑中之徑。淨土宗還有幾部經，而咱們這個本經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提倡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不是要求你念到一個

一定的水平，必須念到一心不亂才能往生。這個在淨土宗還是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誤解，以為必須念到一心不亂才能往生。當然念到一心不亂是一定往生，那個往生就高了，那個往生他就不是凡聖同居土，他就是方便有餘土，甚至於破了無明，到實報莊嚴土，就是菩薩了，甚至於能到實報莊嚴土，分證常寂光土，法身境界。一心不亂是那麼殊勝的情況，也不能期之於每一個念佛人。所以只要一向專念，發菩提心，就決定往生。所以這個經稱為淨宗第一經。

淨土宗重要，日本一億多人口，五千多萬人是淨土宗。咱們國家也大多數是淨土宗，不過水平很低，大家就是念念就是了，真正懂得淨土宗這種殊勝的道理的很少，所以還需要諸位大德去提倡。

《無量壽經》稱為淨土宗第一經就在這兒，它只是要求一向專念，發菩提心。為什麼稱它為第一經？因為它是直捷當中的直捷，方便之中的方便，「絕待圓融」，它沒有對待，真正的圓融，「不可思議」。我們底下引一段日本的大德稱讚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們日本人對於《無量壽經》的重視超過我們。咱們中國的淨土宗就集中於鳩摩羅什所翻譯的這一本《阿彌陀經》，沒有能廣泛一些，參考一些唐譯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沒有好好念，這就是說我們比較窄。

《黑谷大經釋》，這是日本的一部著作，底下這一段括弧中的話就是他的原話。「於往生教」，提倡往生淨土的這個教化，有的是根本的，也有的是屬於枝末的，經典也很多。「此經名根本」，

《無量壽經》是叫做根本的往生經，別的經叫做枝末的往生經。「又此經（《無量壽經》）名正往生教」，這個經是正的；「餘（其餘的）名旁往生教」，旁邊的，邊邊上的。「又此經」，沒有具足經很多，只是引了三個比較，「又此經名往生具足教」，在往生裡頭它具足了。你看他就是說，我們這裡頭講，咱們怎麼能夠往生，就不像《阿彌陀經》只是一種，三輩往生都是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

念，但是三輩的情況就不一樣，還有往生正因，還有種種其他的原因，都可以往生，所以它這個是具足的。而他經呢？「名往生不具足教」。念這個經，依他法門就可以往生，但是它這個教，教化不是具足的。根據上面這個意思，淨土宗就像一個妙高峰的峰頭。常常我們說佛法之高如妙高峰，淨土宗就像是群山中妙高峰，比一切山都高。可是淨土宗像妙高峰，《無量壽經》呢？就像峰頭上那個尖兒，真正那個頂尖。那個日本人的說法就是這樣。

咱們這個經，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這句話，「當來一切含靈，皆依此法而得度脫」。有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因為不讀《無量壽經》就不知道，讀了有的時候也忽略了。「當來」，這是從釋迦牟尼佛說經的時候起，這以後，「一切含靈」，一切兩個字要注意，沒有例外，一切有靈性的，那就各類眾生都在內，「皆依此法而得度脫」，皆依了《無量壽經》的法。這是阿難問佛何故放光，佛就說你這個功德很大！為什麼？因為你這一問，我說出這個法門來，這功德很大，將來一切眾生都是因為這個法而得度脫，沒有例外。既然如此，咱們在座的人哪一個你能說釋迦牟尼佛說的沒有包括你？當來一切含靈皆依此法而得度脫，都是依了這個法而得度脫。換句話說，你不依這個法，你就走到難行道了。這個說還比較說得不是很尖銳，如果釋迦牟尼佛說皆依此法而得度脫，如果不依此法就不得度脫，恐怕這才是釋迦牟尼佛的原意。但是我這一說，很多人心裡頭不見得同意，所以我前頭說了一句和緩一點的話。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天天念經，解如來真實義不容易！「利濟眾生，此經為最」。為什麼？因為「持名之法，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。」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能不稀奇嗎？它如此之巧妙，如此之能夠普被，如此能救度。

「大聖垂慈，特留此經」。這是咱們本師釋迦牟尼佛因為慈悲

，特別把這個經留下來，所以這個經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這體會。在《無量壽經》裡講到，「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」。咱們原來那個本裡頭，有的本有改正，有的本可能沒有改正，沒有改正的大家替我把這個添上去，我念念這個經文，「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。我以慈悲哀愍，特留此經，止住百歲。其有眾生值斯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」。「我以慈悲哀愍」，有的書添上了，有的沒有添自己添一添，「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。我以慈悲哀愍，特留此經」，不過大家恐怕都已經添上了。就是說將來這個經要滅，《法滅盡經》佛說，法都要滅盡。所以我們從來也不說佛法是永存的，這有因緣的，有緣它就存在。將來地球也有成住壞空，一切都有盈虛消長。將來經道要滅盡，可是我為了哀愍眾生，我把這一部經特別留下來，讓它留一百年，最後一百年什麼經都沒有了，只有《無量壽經》住世。「其有眾生值斯經者」，在這個時代裡頭有眾生，值者是遇也，能遇見這個經的，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」，隨你的本意之所願，你願意往生，都可以得到度脫。太難了，到最後，佛慈愍！

《法滅盡經》裡頭，底下就說，這改一個字，「又《法滅盡經》中，亦具《無量壽經》最後入滅之說」，這個新本、老本都是說，改一改，這個說字改成「情景」。當佛法都滅了，眾生根器很差，這個時候他還能夠接受《無量壽經》嗎？本來我們想有這個問題。但是佛說了，《法滅盡經》說，我法滅到最後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就像油燈剛剛要滅的時候一樣，咱們點蠟燭也有這個現象，譬如蠟燭最後快要點完了，反而比以前更亮，亮了之後滅了。咱們看太陽落山，太陽剛要下山的時候，說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太陽下山的時候看見霞光燦爛，非常美，可是就要黃昏，就要黑天，也是這個道理。人也是如此，病得都不能說話，都昏迷了，忽然間他又醒了，又能吃東西，和家人談笑，面色也紅潤，這麼一會工夫

他就死了，這叫回光返照，在他滅之前反而有一個比他以前更好的一個情況出現。油燈是如此，太陽下落也是如此，人的回光返照也是如此，這個經、聖道也是如此。這個時候什麼經都滅了，反而《無量壽經》能夠為大家所崇奉，就像將滅的燈，這個光比以前反而盛，但是這一百年一過以後就完了。所以這就是本經興起的因緣，最後還要靠這個經，怎麼能不說這個經？所以這個經的因緣也就是，我這舉出了五條。

這個經既然像是營養豐富的好東西，我們現在吃了之後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，增長我們的一切，就像極殊勝的藥，能治我們一切病，所以不可思議。在末法的眾生，你看看到了最後還能夠度，就在現在來說，眾生能夠遇著，能夠依此修持，當然我們比末法的人根器要強，那是肯定的。那個時候人和人相見，咱們下面這個劫是刀兵劫。現在已經有點這個苗頭，中國、外國都一樣，一言不和拔出刀、拔出槍就殺，最後就是這麼把人殺光的。人和人都不能相見，相見之後先下手為強，你不殺他他殺你。現在你看一言不和，看他一眼，小流氓刀子就出來了，無冤無仇。這就是個苗頭，將來人滅盡的時候也就是如此。人的根器就是那麼差，那麼愚昧、那麼凶狠，這個經還能去度脫。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法門，而且他說，一切含靈皆依此法而得度脫，這都值得我們深思。

第一個大問題講完了，講第二個大問題。我們這個經，一切經都有，我們要問個問題，我們俗話說透過現象看本質，不能只看那些現象，你要看它的本質是什麼。經典，你要知道它什麼體、什麼性，不能是看它的事相（事相就是現象），要明白它的根本。所以，第二個我們就是說《無量壽經》的體是什麼、性是什麼。

「一切大乘經典皆以實相為經正體。古德云：諸大乘經皆以一實相為印」。藕益大師說，淨土法門一切能所都是「實相正印之所

印」，是實相這個印子所印出來的。所以一切大乘經典皆以一實相為印。實相是什麼？通俗的說「真實之相」。實就是真實，相就是形相的相，真實之相。「又平等一相」，真就平等，就無差別。「實相無相」，這都知道，實相中就是本來無一物，可是「亦無不相」。什麼都沒有相，沒有相就是什麼都沒有，又把這個都沒有了叫做對，沒有了就是不相，也沒有這個不相。沒有相，也沒有不相，離了這二端。二端大家都知道是邊見，所以我們見惑裡頭要除掉身見、除掉邊見。我們往往是邊見，只要是此就不可以是彼，心就不是物，眾生就不是佛，是就不是非，空就不是色，都是邊見，二邊。要不是空，要不是色，相跟無相這也是二邊。所以眾生總是在邊見裡頭，要不就是相，要不就是無相。實相是無相，也無不相，離開二邊。「相而無相，名為實相」。你看相而無相，所以這些地方我們就不大能從語言分別，從我們妄念沒有斷的這個頭腦之中能真實理解的，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。相而無相，那個相就是有相，有相就是無相，所以就是有和無也就不二了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所以觀音菩薩他就照見，就度一切苦厄，他就是真正的相而無相，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無相是什麼意思？是離開了一切虛妄之相稱為無相，你能夠離開這個虛妄的相，你不為這個虛妄之相所纏縛。無相是什麼？就是離開相，你看見這個相，你心跟它是離，不執不著。實相無不相，不是頑空跟斷滅，說到那一頭就是空、就是斷滅。所以剛才說那個打坐，打到沉潭死水，叫枯木禪，跟枯木頭一樣，也是個錯路。所以「枯木崖前歧路多」，你變得跟那個枯木死灰一樣，這裡有很多的歧路。不是這樣的，不是頑空、斷滅，什麼都沒有。所以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五祖拿草鞋給它擦掉，說也沒有見性，這個不是權巧，祖師說話都是真實說。他只是高於神秀，可是也沒有見性，所以才



需要再講《金剛經》。已經解決了何必再講？多事了，頭上安頭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要《破空論》，有很多人就執著在都沒有了。所以這個無相不是龜毛兔角，根本就什麼都沒有，本來無一物，什麼都沒有。當然，本來無一物，離念，他就沒有。何期自性這個自性，六祖那個時候還體會得不深。所以，離一切虛妄之相，就是無相，也沒有不相，不是頑空斷滅，不是龜毛兔角，「一切虛無」。

《金剛經》的話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凡是顯現出來的相都是虛妄的東西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。諸相非相就是相而無相，看見這些相，而你沒有這種相的這種執著，你就見如來。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說在這個相而離開相，不是龜毛兔角，本來就什麼都沒有，離開了一切的虛妄之相你就見到了實相。因為你被這個虛妄之相所纏縛，你就不知道真實之相；離開這個虛妄之相，你就可以見到實相，所以說即見如來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就是離開這些相，你見到了實相，所以說即見如來。這個如來就是法身的如來，法身如來就離這一切相，所以說實相無相。但是不等於說沒有法身，法身離一切相，是無相，你所體會的沒有法身，那就跑到無相那一頭去了。無一切相你就見如來，見如來是見如來的法身，不是無法身；你見法身，可是法身是無相可見，這個是非常圓融的事情。所以實相無不相，實相離相，實相也沒有不相。

「生滅之法，全屬虛妄」。我們都知道有一生一滅，這都是虛妄。《心經》說「不生不滅」，那才是真實。生滅之法，全屬虛妄，「但生滅之中有個不生不滅的」。這是禪宗裡頭很重要的話，你要知道在你這個生滅之中，裡頭有個不生不滅的。所以我們雖然這個妄念在這一生一滅、一起一伏，就是一生一滅，生滅不停，在這個生滅不停之中，裡頭有個不生不滅的，它朗朗常存，能夠見到這個就叫開悟。一切生滅法就是差別相，就出來種種的差別，有生有

滅，種種差別，在一切差別裡頭有一個不差別的，始終是不增不減、不垢不淨，沒有差別的。「不生不滅，無有差別，即是平等相」。所以說實相是平等一相，這就是實相。

這個道理不大好懂，得要打個比方。要這麼說，大家這個文字念是念過去了，道理大家還是很模糊。我們可以打個比方，使得我們心中能夠明瞭。我們等於研究一個指路的標，要把這個標研究清楚。我們就拿金子做成咱們故宮的珍寶館，拿金子做成各樣的東西，盆盆碗碗、女人的首飾、寶塔、佛像，都是純金所做的，所以種種差別，這就有差別相。你不能說這都沒有，這個金盆不是盆，那個金寶塔不是塔，是有這些差別相。但是這些差別相是有生有滅的，它怎麼出這個相？是鑄出來的。你再擱到爐裡一燒，變成金子的溶液，都沒有了，你還哪去找塔、找盆？所以這些差別相是有生有滅的，是虛妄。現在現了一個金的杯子，你擱火裡一燒就沒有了，不是虛妄的嗎？不是真實的，不是常住的。但是你不能說這個杯子的相都沒有，它是有生有滅，它會沒有的。至於這些東西它的本體，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本體？本體都是金子，金子是平等的，都是金子。既然是金，化學上就是一種元素，就是這一類東西，它是一樣的。它是不生不滅的，真金不怕火煉，你燒了之後，再一冷還是金子；不增不減，它是多少就是多少。

所以就把金子來譬喻這個真實的平等的實相，由於平等的實相而可以流現出種種的盆、碗、佛像、寶塔、女人的首飾，等等的東西。我們如果看破這些個盆盆碗碗、寶塔、佛像種種的差別之相，你在這個地方只注意這些分別去了，你的心就到分別上去了；可是你要去注意它的本體，這些都是什麼？所有這些東西無非是金子，你就看見了平等的真實的相，沒有盆碗、沒有塔、沒有佛像，都是虛妄的。現在打個比方，就拿這個金子打譬喻，我們離開盆盆碗碗

這些虛妄的相就知道是金子，就見到實相。所以把金子來譬喻這一切的本體，那些個形相就是一些差別之相。差別之相，不管是盆、是碗、是塔、是佛像，它的全體是什麼？全體是金子，全體是實相，沒有別的，佛像、寶塔全體是實相，那個盆、那個碗也全體是實相，全體是金子。離開虛妄的差別相，所以稱為無相；在這個虛妄差別相之中有一個真實平等的相，本體，所以說無不相。當相離相，你看到這個金盆，你知道這是金，而不執著這個盆，這個盆是不真實的，爐子一燒就沒有了。「當相離相，相而無相」，有相而沒有你可執著的這個相，知道它都是不真實的，「乃顯實相」，這樣才能顯現實相。

這樣做了一個比方之後，還要說明一句，這種比方，我們世間就沒有一個，當下有很多科學、有很多新的東西，我們可以拿來做一些很好的比方。但總之可以說，世間上的一切一切，沒有一件東西能夠真實能把這個體性，這些佛的道理，能夠譬喻得盡美盡善。所以這裡又舉一個禪宗的公案，這個是六祖之下的南嶽懷讓，南嶽就是衡山，南嶽懷讓是七祖。七祖那時來參六祖，那時天下都聞名，都來到廣東去參六祖。懷讓來見到六祖，六祖就問他，「什麼物？怎麼來？」什麼物，你什麼東西？不是罵人的話，你是個什麼？怎麼來，你怎麼來的？這一問，懷讓答不出。你是什麼？你怎麼來的？他就留在廟裡，多少年之後。所以古人很用心，不輕易，你這一個問題答不出，就在這幾年參這個問題，我到底是什麼物？我怎麼來的？禪宗就是這樣的法門。一天他就找六祖，他說我能回答。六祖再問，你什麼物？怎麼來？他就說，這句是他的答話，咱們這上面引了，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，我要說他像個什麼物就不對，就是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能說我是個什麼物。我做個比方，我能說是個什麼物，凡是你把它說出來是個什麼什麼的都不對了。所以六祖給

他印證，開悟了。南嶽懷讓底下是馬祖，馬祖是「馬駒踏殺天下人」，門下出八十員大善知識。

說似一物即不中，因此咱們說金說什麼，我們不能這麼體會，還有一個金相，以為這個實相還存在一個什麼東西。這是沒辦法，拿這個金子來譬喻這個實相。但是你要存著一個好像有金相的這麼一個相，還是在相之中，就不是無相的實相。所以說「凡有言說，皆無實義」，成為言說。所以說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道過一字，說法說了四十九年，真正這個問題上一個字也沒有說到。《金剛經》上問，「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你們說我說法是為謗佛。所以這些道理，不是所謂搞學問的人能體會的。你搞學問你最多是說通。這個說字，你看了很多佛書，可以寫好多論文，寫得大家都稱頌，這麼高的著作，比你身體還高，說通。你不能明你本心，達自本性，宗你不通，說通。書上不是寫嗎？「說通宗不通，長蟲鑽竹筒」。所以說宗說俱通才是善知識，這樣真正是佛門的龍象，真正可以為世尊執掌法炬，救度眾生。

底下這些說法我們又引證一些經典，所謂「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」，便成魔法。《圓覺經》就說，「諸幻盡滅，覺心不動」。這些幻都滅掉了，這些世間都是幻，如夢幻泡影，都是幻，諸幻都滅了，可是你本覺的真心不動，本來是如如不動。但是《圓覺經》下面還有說，「幻滅滅故」，這些幻的滅，幻生幻滅都是幻，這些幻滅都滅掉了緣故，「非幻不滅」，本來不是幻的，是真實的，這就是不滅的。所以不是個空，但是你這個幻滅要滅掉，幻滅都滅掉之後，非幻是不滅的。「譬如磨鏡」，古時候的鏡子，髒了你磨一磨，髒都去掉了之後，光明就現了。所以幻滅以後的這個覺心，覺心不動，就如把髒東西擦去之後的那個鏡子的光明顯現是一樣的，把這髒東西去掉，明就顯現了。這個明，你只要肯透露一點，你宗通

就有分了，你就不是長蟲鑽竹筒了。但是你得磨鏡，這是真實的東西，你要去磨垢，一句彌陀也是磨垢最殊勝的辦法。所以離開這個妄，就顯出平等一味的實相。磨鏡磨的是鏡子，實際磨的是磨那個髒，你本心是無可修的，但上面有髒，這個髒要去掉。鏡子的這個光明的性能不是從外面得來，是本有的，所以它就不增不減。沒有一個法是從心外你得到的，所以我們不是心外求法，只是恢復你的本心。所謂暗合道妙就是它，一聲佛號一聲心，就用這樣一個殊勝方便恢復你的本心，「垢除明現，離妄即真」。

所以說「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」，你不要去求一個真，我怎麼怎麼去求那個真，只需要幹嘛？把你這些個種種錯誤給息掉。後頭還有話，「但盡凡情」，盡掉自己的凡情，那就是聖解。須知聖解亦凡情，你要知道，你心裡有個執著，說這是聖解，聖解也就成了凡情。所以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這就是本來的，不從外得。「眾生之見」，我們現在這個見都是妄見，所以如來出興於世，就是以佛的知見來叫我們開示悟入。真是什麼？就是佛知見。所以我們修行就是唯須息見，我們消除了，磨那個垢，垢就是我們眾生的知見，恢復我們的本明，我們的本明就是佛的知見，佛的知見是我們本具的。

再引證一下《彌陀要解》，蕩益大師說，「吾人現前一念心性」，我們每個人當前這一念，你起了一念這個心、這個性，「不在內，不在外」，在哪？在裡頭、在外頭、在中間，都不是。「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」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不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要說過去，過去已經過去了，應該沒有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現在，怎麼底下還有個未來？都不是這個。也不是青黃赤白，咱們心是什麼顏色？也沒有形象，是長是短、是方是圓；也不是香味，也不是觸法，覓之了不可得。所以達摩讓慧

可，你把心找出來我給你安，二祖說找不著，覓之了不可得。你找心不可得，你不能說你心沒有，是不是？「覓之了不可得，不可言其無。具造百界千如，不可言其有」。百界千如，大家這個見過，百界千如。百界就是我們有十法界、六趣，天、修羅、人、畜、鬼、地獄，這是六道；聲聞、緣覺，八道，菩薩就九道，佛是十道，十界，十界之中各有十界就稱百界，每一界有十如。十如是《法華經》的話，天台《法華》，就是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，十個如。每一界有十個如，百界就千如。這些名詞大家查查字典就有，將來講到天台會很詳細講的。百界千如都是自心所造，造了百界千如，你不能說我的心是有，得離開有無。你不可得，不能說它沒有；它造了百界千如，不能說它有。

「離一切緣慮分別語言文字相」，這個心性，這個實相，是離開一切你可緣可思慮的、可以分別的、可以說的、可以用文字表達的，都說不到，就離開這個。而這些緣慮、分別、語言、文字，「非離此別有自性」，就是這些分別也不是離開咱們自心另外有個性，就是現出盆、碗、寶塔、佛像等等，它也都是金子造的。就好像水上生波，風吹波動，月亮也現不出來了。波是什麼？波不就是水嗎？所以這些緣慮、分別、語言、文字不離開水，而且是不離開實相，不離開我們自性，不是離開我們這個另外有自性。當然這些個東西，這些個相，都是本來離的。「要之」，就總結了，「離一切相」。所以我們自心、我們實相是什麼？離開一切相；不是無一切相，是離一切相。「即一切法」，也即是一切法。具造百界千如，它原來什麼都包括了，十界什麼都包括了，聖凡都包括了。十界中還有十界，詳細極了，每界有十如，有體、有用、有事、有理，沒有不包括的，即一切法。所以實相是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；即一切

法，離一切相。離就沒有相，即就沒有不相。即就是，怎麼有不相？怎麼有斷滅、有頑空？「不得已強名實相」，不得已勉強給它叫個名字叫做實相。我們這麼體會，才能夠通過這些語言文字了解這個實義。

可見實相是什麼？是我們每個人當念心性的一個勉強的名字，我們也可以把它勉強叫做自性，也可以叫做我們的真心。「二祖覓心了不可得」，你不可說它沒有；他底下就開悟了，覓心了不可得，達摩說，我給你安心安好了，二祖就開悟了。悟個什麼？悟了心，你說他沒有心行嗎？然而了不可得，了不可得不可以說他安心竟，就說它沒有。六祖在第二次聞到《金剛經》，五祖給他講，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就說了一大串話，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」，說了一大串讚歎自性的話。他說自性能生萬法，一切萬法都是自性所生，你也不能執著自性是有，你落到有邊。所以就是離四句，四句就是說對立的，自和他，或者說色和空，色是一句，空是一句，也是色也是空是一句，也不是色也不是空是一句。聖凡也一樣，有凡有聖，聖是一句，凡是一句，沒有聖沒有凡是一句，也是聖也是凡又是一句。所以我們說話總不能離開四句，而真實的就離開四句。「離四句絕百非」，百非就是四句所生，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。所以我們這個經的體性不是思量分別，就是我們沒有能夠從修持，從行解相資、學修並重，達到能夠前後際斷。我們妄想總是一念一念相續的，我們中間有一個前念已滅、後念未生，這個空檔叫做前後際斷。所以修行人修到這一步，你才可以開始真實來明白這些事，沒達到這一步之前都是文字依通，這個地方都千萬不要自高自大，要真實精進。

所以禪宗，我們的自性是什麼？咱們很多祖師的話，這都是宗門的話。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」是蓮池大師的話。明就是光明，

明白了，靈明就是絕對的明瞭；徹，透徹、徹底、洞徹，就形容這個徹，絕對的徹；寂，安靜，常寂光，寂；湛是清楚極了；恆就是常，常來形容這個恆。說明我們自己的心，我們的心是什麼？是極明、極徹、極剔、極常。「孤明歷歷」是臨濟大師的話。孤明歷歷，孤，一切放下了，孤，還有什麼？不與萬法為侶，孤，但是它明，歷歷就不斷，清清楚楚。「炳赫虛空」是德山的話。德山是棒，臨濟是喝，臨濟見人就喝，德山是見人便打，拿棍子打，德山。炳赫虛空，炳赫是光明熾盛，但是它又空。你看看，有這樣的作用，有這樣的威德，然而它是空，都是說自性。底下是百丈的話，黃檗的師父百丈，馬祖的弟子，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」。這個靈的光獨耀，也就是孤的意思，獨就是孤的意思，放大光明，迴然脫離根和塵。咱們不就是六根六塵嗎？離開根塵，離開根塵而靈光獨耀。這都是祖師用最精煉的語言來說明白性，給咱們大家通個消息。咱們能通消息，也就能跟祖師這樣，能見到本性，不然還只是一個指路標。但是指路標也要，指路標也有好處，得通過指路標才能找到你的歸宿。所以蓮池大師讚歎咱們自性，「大哉真體」，咱們這個本心、實相，大哉這個大是絕乎對待的大，這個真體，「不可得而思議者」，不可以思議的，「其唯自性歟」，只有自性。

實相的道理，上面粗粗的說明了一點。本經怎麼能夠稱為是實相？《無量壽經》好像沒有講，像《金剛經》、《圓覺經》談這些道理，怎麼也能稱為是實相為體？下面引申，引的《往生論》的話，三經一論。淨土是三經一論，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，這是三經，一論就是《往生論》，世親菩薩造的。世親菩薩本來是小乘教，後來到了晚年慚愧，說不得了，我毀謗了大乘，跟他哥哥說我要把舌頭割掉。哥哥說你有幾個舌頭？你懺悔割舌頭，你一個舌頭夠用嗎？你批評這麼多大乘，一個舌頭夠懺



悔嗎？那我怎麼辦？你讚歎大乘。所以世親後來幾乎造了一千部論，《往生論》是其中之一，這是大菩薩。

《往生論》說，「莊嚴佛土（佛土是要莊嚴的）功德成就」，佛土是依報，正報是佛，「莊嚴佛功德成就」，顯現了佛的報身、佛的化身，「莊嚴菩薩功德成就」，菩薩也莊嚴，他功德也成就。這三者成就這種莊嚴，應當知道，要簡單來說就是「入一法句故」，這三種莊嚴入到一個法句裡頭。這裡頭很有禪宗的味，一切莊嚴入一法句。一法句是什麼？「清淨句」。清淨句是什麼？「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」。也就是說，極樂世界國土的種種功德，阿彌陀佛的種種功德（無量壽、無量光），觀音、勢至與諸上善人種種的功德，種種的不可思議，皆是一法句，皆是清淨句，皆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不是實相是什麼？所以這顯出事理無礙，雖然都是法身而顯現如是這樣的莊嚴。

「即事而真，當相即道」，這兩句話又是密宗和淨土宗的特點。即事而真，這些事相都是真如。所以密宗的話，「聲字皆實相」，咱們念咒有聲音，念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也有聲音，這是聲音；觀個字種、寫個咒字，這是字，聲和字都是實相，就這個道理。這一切佛功德、菩薩功德、佛土功德，都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，真正顯得事理無礙，一真法界。事就是真，不是撥開了事、撥開了相去見真；當相即道，相就是道。極樂世界種種依正莊嚴都是法身、都是實相，那本經還不是以實相為體嗎？

底下明朝蘧庵大師他就說，「瓊林玉沼」，那些寶樹是瓊林，八功德水是玉沼，「直顯於心源」，哪裡顯出來的？是本心顯出來的。「壽量光明」，無量壽、無量光，「全彰於自性」，這就是自性彰明的成就，這一切依正莊嚴都是自性。幽溪大師是接著他再引申一步，所以這個稱為日月星三光，說的《彌陀疏鈔》、《要解》

，如日月，再加上這個星字，《圓中鈔》，這是《阿彌陀經》最好的三部註解。「夫瓊林玉沼」，這些寶樹、寶池，「壽量光明，固一切諸法之相也」，這都是法的相。「然則直顯於心源」，這些相就是心所顯的，「全彰於自性」，就是彰明了自性。「顧何相之可得」，還有什麼相？這一切全是咱們的心，全是咱們的自性，還有什麼相？「此正無相不相」，有相就是無相，「相而無相之正體」。這一切相、一切事皆是咱們的心，皆是法身。雖然皆是法身，皆是我們的心，然而它又顯現這些相，事理無礙。

所以我們的心性是「量同法界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」，這兩句話剛才說過。「豎窮三際」，三際是時間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窮盡三際。「橫遍十方」，東西南北、上下一切，這是十方。我們的心就是這樣，時間，過去是不可窮盡的，未來是不可窮盡的，空間沒有一處不是我們心之所在。「極樂國土，非在心外」，極樂國土在哪裡？不在我們本心之外。「百界千如」，剛才說百界千如，「皆我本具」，是我自己所本具的。「心淨則佛土淨」，你心裡淨就佛土淨，土淨就是我心淨，何嘗有一法是在我自心之外？所以本經所表示的，「所詮」就是表示，「直顯本心」。經中的種種莊嚴，一切一切，是說什麼？就是說的咱們的本心，全是彰明了我們的自性。這些相就是道，沒有一個不是實相。

所以再引一句《彌陀要解》的話，這句話是非常好的，「實相無二，亦無不二」，離一切，沒有對待，沒有邊，光說無二又成了邊，也沒有不二。「舉體」，依報正報、作法身作報身、作自作他，「乃至能說所說」，說法的、所說的、所說的法，「能度所度」，度眾生跟所度的眾生，我們所信的這個法門跟能信的這個法門，「能願所願、能持所持、能生所生、能讚所讚」，這一切就包括了一切，沒有一個不是「實相正印之所印」。藕益大師的話。這一切

一切，沒有一樣事情不是實相那個正印所印出來的，因此完全是實相，焉得本經的體性不是實相？所以有的說你們淨土宗執著，又是黃金為地，又是寶樹，又是什麼什麼。不知道這個黃金為地、種種寶樹都是我們自心之顯現，本來就相而無相，事就是真。「全經囿在一實相中」，全經全部都在一個實相之中，所以我們才說是以實相為體，就說明這是有依據的，不是任意說的。

而且本經有三次說到真實，第一是說到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」，這以後都還要詳細講，開化顯示真實的本際，這個經就是要開化顯示真實的本際。怎麼救度眾生？為了我們，佛就是要救度眾生，要「惠以真實之利」，這個法門是真實之利。阿彌陀佛成就淨土，「住真實慧」，莊嚴淨土。所以這有三個真實，一個真實之際，一個真實之利，一個真實之慧。真實之際是法相，指真如實相的本體，極樂妙土就是真實智慧之所莊嚴成就。阿彌陀佛攝這樣一個妙的國土，來宣傳這樣一個淨土法門的妙法，就是要給眾生以真實之利；別的利不能稱為真實之利，只有這個利才是真實之利。我們要度眾生，我們要給眾生得到真實之利，除了這個法門，就是說別的也能給他利，皆不如此。「此三真實，即一即三，方便究竟，不可思議」。極樂淨土法門全體就是真實之際，也就是蕩益大師那個話，全都實相正印之所印，所以咱們這個經就是以實相為體性。

這個體性，也就是我們最不好理解的東西，咱們今天講完了。下面本經的宗又是極重要，我們研究一部經，要研究它什麼體性，底下更重要研究它是什麼宗，它所遵從的是什麼，修行最緊要的是什麼。我們不是光光得個學問，我們要拿這個來自覺，我們要拿這個方法去救人，讓別人也用這個方法得度，那就要有個修行的方法，這都是宗。所以下一節我們來談《無量壽經》的宗和趣，今天我們就談到這兒。